尹家民说境·红墙系列

国共

往事风云录 3

民族危亡之际

尹家民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共往事风云录. 3 /尹家民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5154-0088-4

Ⅰ.①国… Ⅱ. ①尹… Ⅲ. ①中国历史—史料—1928~1945 Ⅳ. ①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1676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陈德仁
责任编辑　陈　亮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胡　昳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33 幅　29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录

第一章　中国外交官誓死不跪　1

“济南惨案”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民情激愤，国民党外交官中有民族气节的蔡公时，面对屠刀，誓死不跪。夜幕低垂，蒋介石、冯玉祥露宿郊野，仰面寒星，悲从心来，久不能寐。

“济南惨案”：中日战争的序幕 / 2
外交官凌迟而死 / 5
蒋介石、冯玉祥露宿郊野，仰面寒星 / 9
一切乞和均告失败 / 13
民族情感像个火药桶 / 16

第二章　最危险的时候　21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点燃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当年30岁的张学良，虽有国恨家仇，但不相信日本人会搞这样粗暴的行动，那是违反国际条约，会引起国际问题的。然而事变还是发生了。当他90岁时，他承认当年对日本的判断是错了。

张学良浮出历史 / 22
老将少帅都为东北命运担忧 / 27
挑衅接连不断 / 33
“九一八”消息传到北平 / 35
蒋介石认为“剿共”比什么都重要 / 41
寄希望于国联调查团 / 44
蒋介石庐山遥控，签城下之辱 / 51

第三章　中华苏维埃对日宣战 57

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稼祥，转述了斯大林的话：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摇了摇头。王稼祥——苏区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接待的第一位“外宾”是李德，这位总闷坐在“独立房子”里的主人，只会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八一宣言震撼了八百里秦川。

“毛主席”的称呼由此叫开 / 58
苏区第一任“外长”接待的第一位“外宾” / 60
1936 年的中国有许多值得记忆的东西 / 63
斯诺对毛泽东夹住飞蛾的联想 / 64
延安聚集着一群男女“老外” / 67
海伦把 42 年前的信交给邓小平 / 69

第四章　蒋介石举棋不定 73

蒋介石要打“苏联牌”，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王明在私下里散布：毛泽东是精通孔孟之道的人，他只能用孔孟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办事。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人物，他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不能成为党的领袖。言下之意只有他才是党的领袖。

蒋介石密友张群突然对日强硬 / 74
蒋介石仰望着日耳曼人的天空 / 76
宛平城不寻常的预感 / 77
中国军人小心躲着摩擦 / 79
卢沟桥醒狮作证 / 82
蒋介石公开与秘密寻求“和平” / 85
蒋介石“病急乱投医” / 88
不怀好意的中间人失败了 / 91
汪精卫最终投敌 / 93

第五章　魂惊华清池 97

在西安，蒋介石从未如此动情：“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

我的话。”在延安，毛泽东听说张学良放了蒋介石，不禁担起心来。周恩来给毛泽东回电：“蒋一向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

为御外寇，国共间已在寻找合作 / 98
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见如故 / 101
蒋介石认为和谈是因为共产党“山穷水尽” / 104
延安欢呼：“蒋介石也有今日！” / 108
新城大楼里尴尬的会见 / 115
毛泽东担心放蒋放出毛病 / 120
少壮派围攻周恩来 / 122
蒋介石将愤恨泄进回忆录 / 124
复仇之剑落在张、杨头上 / 129

第六章　庐山谈判秘情 131

周恩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谈判生涯。他的对手有时是黄埔的教官，有时是黄埔的学生，而黄埔学生有时比教官更难缠。最难缠的自然是蒋介石。所以，杨虎城在被逼出洋时对部下说：“中国军阀哪一个没失败在蒋的手里？能缠住蒋的只有中共，去找周先生，他对付蒋的办法多，而且高明。”

周恩来面对顾祝同 / 132
“陕西冷娃”与“湖南骡子” / 134
蒋介石打出康泽这张牌 / 138
庐山谈判陷入僵局 / 141
蒋介石感叹周恩来不能为其所用 / 143

第七章　周公馆与毛窑洞的魅力 149

毛泽东身居延安窑洞，却发出许多有关世界、后来被证实的预言。外国女作家眼中的朱德总司令更像一位老父亲刚从菜地耕作归来。而重庆的周公馆，已经为未来的新中国准备了一批最有才华的男女外交官。

毛泽东——窑洞里的预言家 / 150
八路军总部的将领们 / 15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外国人眼中的红军之父 / 154
中共最初的“外交部” / 156
周恩来的“眼睛和嘴巴” / 158
中共外事组的才子才女们 / 160
周恩来伤中赶写《中国问题备忘录》 / 161

第八章　同在抗战屋檐下 165

在那段时间，周恩来的心情很不好。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多少进展，张国焘逃离延安的事又闹得满城风雨。有人认为周恩来“投降”了，甚至有谣言说，周恩来将成为张国焘第二。

蒋介石一面守城一面媾和 / 166
周恩来屈居中将副部长 / 168
周恩来苦劝郭沫若 / 170
张国焘投入蒋介石怀抱 / 173
周恩来把“建议”带给李宗仁 / 175
谣言说“周恩来将成为张国焘第二” / 178

第九章　抗战功罪录 181

“淞沪抗战”，华北沦陷，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皖南事变”……抗战中的血泪与屈辱，荣耀与罪孽，洋洋大观，咄咄怪事，都与那一批黄埔当年的教官有关。

穿行在炮火间 / 182
蒋介石的水蜜桃和火腿罐头 / 184
张治中遭蒋训斥，摔了电话 / 186
蒋介石坚决不用女话务员 / 188
收拾韩复榘 / 190
“大元帅的袖珍本” / 193
远航日本投纸弹 / 195
“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 / 197
侍从室琐事 / 200
陈诚——“陈腔滥调”，“诚者斯言” / 203

第十章 周恩来东南行 207

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南岳山中的出家人也坐不住了，他们放下经书，走上街头，请求杀敌。蒋介石一生信奉算命卜卦，笃信阴阳风水，为何给僧侣抗日泼了冷水？

搭车的白崇禧 / 208
长沙大火，蒋介石政策的替罪羊 / 211
蒋介石欲变“合作”为“合并” / 214
特务盯梢周恩来 / 217
与蒋介石同游南岳 / 222
反摩擦的一把尺 / 224
周恩来认为事态严重 / 227
蒋介石亦喜亦忧 / 229
“霸王次长” / 231
罗斯福特使居里访华 / 234
周恩来希望美国人士去延安 / 235
毛泽东请苏军官尝颗红辣椒 / 238
同情中共的美国“约翰”们 / 240
蒋介石坚持要撤换史迪威 / 243
中共代表首次出现在“联合国” / 246
蒋介石反而如坐针毡 / 250

第十一章 平静如此短暂 253

蒋介石一再逼迫共产党人退让，令中间奔波的张冲急得要下跪。蒋介石只想让共产党人出席参政会为他捧场。可是直到会议开幕，并没出现任何一个共产党人的身影。

圣诞之宴，蒋介石不悦 / 254
血写一段历史 / 256
张冲急得要下跪 / 259
蒋方仍在踢皮球 / 262
张治中个人意见 / 264
微醉中的对峙 / 266
又一杯别有用意的酒 / 267

第十二章　黄土地不拒绝握手 271

在同情中共的美国外交官中，叫“约翰”的特别多。这帮“约翰”们回国后命运都不济。毛泽东请苏联军官尝尝延安的红辣椒，并尽情发挥他那关于辣椒与革命的“理论”。

延安向记者团敞开大门 / 272
毛泽东、周恩来与谢伟思长谈 / 274
赫尔利被中共“救护车”接走 / 278
毛泽东给罗斯福打“收条” / 280
赫尔利无功而返 / 284
谢伟思们经历了太多的艰难 / 286
两人相见如搬山一样困难 / 289
周恩来替毛泽东干杯 / 292
拉锯式谈判 / 295
突发的“李少石血案” / 299

第一章
中国外交官誓死不跪



“济南惨案”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民情激愤，国民党外交官中有民族气节的蔡公时，面对屠刀，誓死不跪。夜幕低垂，蒋介石、冯玉祥露宿郊野，仰面寒星，悲从心来，久不能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济南惨案”：中日战争的序幕

蒋介石第二次自南向北征伐时，已经走进极权的走廊，的确有股挟风裹雷之势。小军阀们纷纷倒戈来归；大军阀们则望风鼠窜。1928 年 4 月底，当蒋介石的部队驻进济南城附近时，盘踞山东多年的“狗肉将军”张宗昌，两手撑膝，一言不语，连眼也不睁。侍从上过两次狗肉了，又撤了下去，第三次再送时，张宗昌的龙床上只剩下一堆牌九。张宗昌一生离不开“三件宝”：狗肉、牌九、姨太太。

“长腿督办”张宗昌因身高腿长、打仗追得快也逃得快而得名，这次又是不战而逃，一口气逃到了大连。

蒋介石也被这兵不血刃的胜利激动了一番。当他查看城里坚固的堑壕堡垒时，认定那不是张宗昌的部队所为，显然是日军协助建筑的。5 月 2 日上午 9 时，进入济南城的蒋介石，在城内山东督办公署设置总司令部。蒋介石企图以最短时间完成北伐，所以对近期日军的种种挑衅置若罔闻，只是在 2 日这天，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黄郛接到济南，想通过外交谈判说服日本放弃出兵山东，使他可以继续北上。这天上午，他还通过军中的日本联络官佐佐木中佐，向日军“济南警备司令”斋藤少将提出要求：

一、国民革命军到达济南，将绝对维持治安，希日军迅速撤兵。二、据闻日军目前正从青岛进一步增兵，余认为无此必要，希中止增兵。三、既然日军不与我军为敌，则希望日军撤销现在的警备区域，并望不要在街路上架设机关枪等武器。四、据人民代表报告，日本兵对人民的态度粗暴，望予取缔。

斋藤接到文书，不敢擅自作答。两小时之后——5 月 2 日上午 11 时 30 分，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已率领他的主力抵达济南，随即对蒋介石发出一份措辞强硬的书面答复：本司令官确信，我军是按照接受于我政府的任务而进退的，不受阁下之高见所左右，所希事项我军没有接受之理。福田还将其司令部设在靠近西门外的商埠地区。于是，出现了一墙之隔两军共驻的异常状态。整个商埠周围架起了铁丝网和沙袋，隔不远就是一架机关枪或大炮，日军装甲车巡行于商埠乃至城内，就像是在它的属地一样。蒋介石顿觉不安。躺下又起来写日记，一切忍字当头：

“不忍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蒋介石再睡下又起来给冯玉祥发电报，叫他速来济议事。

稍后，蒋介石又通过日本驻济南代理总领事西田一向日军提出撤兵和开放商埠

通行的要求。福田却表示：“我们是奉日本政府的命令行事，不能为你们的意见所左右。”不过对于“撤除铁丝网等防御工事、以免刺激革命军士兵心理”一节，同意照办。

日军对撤除防御工事少有的积极，竟彻夜进行。3 日凌晨，天还没亮，工事即行撤完。5 月 3 日那一夜，除了泉城无数的泉眼照旧汩汩翻滚，四周又黑又静，静得有些瘆人。

上午 8 点，日本代理总领事西田和宪兵司令登门拜见蒋介石。西田直臂贴膝，行了个 45 度的大礼，连声说道：“进驻济南的国民革命军，军纪风纪都很好，并且都很严肃，很守秩序，所以已派到济南的日本军队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

日本宪兵司令也接着说：“今天是特地前来辞行的。”

不容蒋介石答话，这两人一唱一和，称赞起国民革命军的优良，说相比之下，张宗昌的军阀部队简直不成体统，日本人就愿帮助这样的军队……讲了半个小时言不由衷的话，两人才告辞。

蒋介石也被弄糊涂了。过度的满足使他有些疲倦。他靠着椅背假寐了不到 15 分钟，就听到远处响起连珠的机关枪响。他兀自奇怪：“敌军张宗昌不是早已狼狈逃过德州、离此已有几百里路程吗？敌军是绝不可能反攻的！”他命令侍从副官赶快查看。

副官回来就比画开来：“不是张宗昌，是日本兵跟我们的人打起来了！我还看见路上有我们两个同胞被日本兵刺死了！”

蒋介石脸上痛苦地一抽，说道：“糟了，上了日本人的当了！原来他们刚才是来打探我是否还在城内总部里，然后再来决定对我们的态度及其预定计划。”事后才知，率先出击的日军正是西田宣称“即日返津”的派遣队，突袭的路线正是他们拆除工事的路口，瞬间，东、西两“警备区”的日军如黄蜂一般倾巢而出，发动了预谋的、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

蒋介石背在身后的两指扯紧了，又松开，马上命令各师长，各自约束部队，无令不许外出，避免与日军冲突。同时派联络参谋长将此意转达日本福田司令官，要他同样命令日本军队，以免两军扩大冲突。

史学界普遍认为：“济南惨案”是中日两国最初发生的正面军事冲突，也是中日两国长期战争的序幕。

事件的肇端是这样的：当天早晨，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所属的一名士兵生病，同伴要送他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署对面的基督教医院治疗。经过商埠区时，日本兵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而发生争执。虽然就这么一点小事，可对于等待挑衅机会的日军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不问情由、不待理论便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中国一名士兵和一名役夫，其余的人见势不妙，躲进医院。日军则将医院包围，用机关枪乱射，于是乎，战火一经点燃，全市都响起了枪声。

日本方面当然不这样说。在他们陆军省 5 月 13 日发表的《济南事件概要》中

有一段文字：“3 日上午 9 时半左右，日本人吉房长平在麟祥门外的《满洲日报》代销所中，有中国兵二三十人闯入，日本领事馆巡查冈田繁一立即前往该处，反而被中国兵殴打，是故乃由中久米川中尉率领自天津调来济南的一部分日军赶到现场，中国兵则逸入附近兵营。兵营岗哨首先向日军开枪，日军不得已而还击。以此为开端，中国兵在各处同时开始攻击。”正好将事实倒了个个。

不到 15 分钟，日军便将其占据的城外商埠地区各交叉路口，用沙包铁丝网构筑了防栅，完全切断了交通。连蒋介石派往日军司令部的人也无法通行。蒋介石急不可耐，又往日军司令部挂电话，通知福田司令官，说他已经命令所有济南城外的中国军队于下午 5 时以前一律离开济南，同时请福田也约束日本军队不要再乱放枪炮，伤害市民。

福田回了一封信，说他愿意同蒋介石的人开一个会议，来调查今天冲突的经过，要蒋介石派员到日本司令部去。

日近黄昏，枪炮之声没有停息。日本军队故意乱放枪炮。

蒋介石接到福田的信，满脸怒气，指示副官答复他：“给他回信，就说日军应赶紧派人到我们总司令部来开会。”

信送走了，蒋介石依然坐立不安。直到当夜 12 时，福田才有回信来，说他不能派人到蒋介石的司令部来，坚持要蒋介石派人到日军司令部去。

蒋介石不能平静了，在屋里大步来回走着，怒睁着眼，额角上青筋随着呼呼的粗气一鼓一胀。他的拳头搁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边缘，吩咐副官：“以我的名义再给他写封信，就说如果要我派员到日军司令部去，那就是日军没有诚意；亦就可以认定今天不是为了小事冲突，而是日军把我们当成了敌人。这样，我就绝不能派代表到你司令部里。”

结果，决定由双方代表在一个中间地点——津浦铁路办公处进行交涉。

国民革命军方面的代表是熊式辉，日军代表是福田司令部的参谋长黑田周一。在蒋介石下野时仍追随不舍的熊式辉深得蒋的信赖，蒋一复职就委其要职——淞沪卫戍司令，驻守上海。熊工于心计，自幼好恶作剧，少年时在家乡城墙上放风筝，忽然发现城墙脚下有很多鸡，就取来一根竹竿，用细麻绳系上一只鱼钩，放上蚯蚓为饵，把鸡钓上城墙，煮而食之。事后有人告诉其在江西巡抚衙门当传达的父亲，熊式辉就挨了一顿板子。蒋介石挑选熊式辉去和黑田谈判，还有一层便利是，熊式辉曾是日本陆军大学的学生，与黑田和其他日军参谋都是同学，又懂日本话。可是双方接触的时候，黑田却阴沉着脸，目光傲慢挑剔，冷冰冰，丝毫没有同学的情分，开口就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

> 一、凡济南商埠（在城外）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路（青岛—济南）、津浦路（天津—济南—浦口）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 20 里之外。

熊式辉一听，惊讶得险些失手打碎茶杯，脑门心好像挨了一铁锤，呆坐在那里，半天没出声。黑田冰冷的目光仍在威逼他。

“这样重大的问题，须向总司令请示，我不能签字。”熊式辉身子一挪，看着别处。

黑田周一腾地站起来，嘶嘶啦啦地吼着：“你不是代表蒋介石来的吗？应该可以马上签字的！”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窗户突然“嗡嗡”地震响起来，日本人的大炮在远处射击。以后每隔两分钟，必放一炮，意在威胁会议代表。每听到一声炮，熊式辉心里都是一震。耳边还夹杂着黑田的咆哮。他坐在椅子上，屁股扭来扭去，就是不肯签字。最后抄起桌上的“停战三条件”，走出会议室。

回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已是凌晨 5 时。熊式辉将“停战三条件”往桌上一摔，嘟起厚厚的嘴巴，双手打着膝盖骨，恨得直跺脚：“我 × 他个日本人，我长这么大还没受此大辱，那简直就要按着我的手往上写！还他妈同学，豕犬不如！”

蒋介石劝慰了几句，熊式辉心情慢慢平静，将谈判经过说了一遍，分析道：“照现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与我们开战。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决心和它决裂，对抗应战；一条是忍辱一时，避免冲突，避免牺牲，将来再作计较。”

蒋介石一动不动，长叹一声：“日本军人作风如此，日本国人将不胜其忧患，难道是老天有意要降祸我东亚？”

两人正在长吁短叹，外交部长黄郛进来了，也是一脸苦相。这本来是个文质彬彬的人，此时也像要爆炸了似的，往椅子上一坐，半天憋得说不出话。蒋介石问他：“你从哪里来？”

黄郛用手撑着脑袋：“日军司令部。”

蒋介石惊奇：“你怎么会到那里去呢？”

黄郛头摇得更重，整个身子都像在颤抖：“别提了，别提了！”黄郛接过茶水，喝进半杯，还在连连摇头：“日本人没有当我们中国人是人，这种耻辱与残酷，不仅我自己从来没有受过，恐怕在历史上都不曾有过……”

外交官凌迟而死

蒋介石与黄郛可说是莫逆之交。早在辛亥年间，陈其美、黄郛、蒋介石在上海打铁浜互换兰谱，相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蒋介石还将此誓言刻于两柄宝剑上，分送二位盟兄。此后三人命运多舛，誓言未改，只是相互依仗的内容大不相同。就蒋氏而言，他仗着陈其美的诱掖扶持，接近并步入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核心，得以共享早年革命历史的荣耀；而黄郛则是累建功绩而所尝多是罪责和耻辱。

1928 年年初，下野后又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急欲完全“统一”，举兵二次北伐。

因深感外交棘手，请出黄郛担任外交部长，专门去做争取各帝国主义谅解、支持的“转圜”工作。以后的十几年间，黄郛几次承担对日的外交使命。因他早年留学期间，曾结交了不少日本的政、军界人士，尤其与元老派的关系较为密切。自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他便注意少与军界来往。随着所谓“温和”的“币原外交”被强硬的“田中外交”所代替，他的外交活动也更难施展。

黄郛此番出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虽为时甚短，但其政治形象却大大改观，昔日对资产阶级曾有所贡献的特立独行之士，成了赫赫有名的“亲日派”。究其原因有二：从“公”的角度说，他为推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外交政策——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完成由革命的反帝外交向争取帝国主义支持的外交方针的转变——而不遗余力；从“私”的方面说，在涉及有损国格和名誉的外交事务上，他不仅要为蒋三弟出面，而且还要代之受过。此次“济南惨案”就是这样。

蒋介石害怕与日军冲突会使北伐大业中断，决定不抵抗，命令军队大部撤出济南，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同时连续派代表请求日方停战议和。

蒋介石怕自己的妥协退让遭别人攻讦，在 1928 年 5 月 10 日致电黄郛，要他转告日本福田：“不妨碍我军北伐，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可第二天就觉太有损于自己，连忙再电黄郛：“黄外交部长：前上一电，既请托矢田或汝耕转达之意，最好以兄之名义电告，可代表弟办到多少程度，不必用弟名义，如何，请酌！总之速了为宜也。中正灰未。”

黄郛有苦难言，但还是给与日方直接办交涉的殷汝耕去电，力争为蒋氏解脱困境。

当日本军队和北伐军队开始冲突之时，日军首先就把济南的外事机构交涉署包围起来。这是因为日本人与张宗昌订有不能公开的密件藏在交涉署，他们怕北伐军得到这些文件并公之于世。张宗昌与日军的密约，是在二次北伐刚刚开始之际，由张方参谋长金寿良前往青岛和日本驻军签订的。其内容是以日军驱逐国民革命军于山东境内为条件，而将青岛和胶济铁路权益让给日本。

黄郛听到窗外士兵的跑步和鸣枪声，马上心神不安了。他看了看表，扶着楼梯走到门口，一个日军排长正好跨进来，指着他大声叫嚷：“你是什么人？不许随便走动！”

虽然黄郛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掏出外交官衔片：“我是中国外交部长黄郛，你们不可这样无礼，我要你去告诉你们的司令官，中国外交部长在交涉署，你们不能派兵到此，对我这样横加侮辱。”

日军排长在挤眼的同时又咧开嘴角，满脸狰狞：“你是外交部长？”

“是的，你可以去问你们的福田司令官。他认识我，我的日本友人很多。”黄郛用日语说道。

日军排长不理，先将黄郛卫队缴械，随之又率士兵武装闯入黄郛临时办公室，抢

掠外交文件和私人财物。日军排长去了一会儿便回来了，神色有些诡异，换了一副嘴脸，打了个立正，说福田司令官要请黄部长去谈话。黄郛便跟着去了。进了日军司令部，黄郛催问了几回，既不见福田司令官出面，也不见有什么副官、参谋之类的接待，还是那个排长，又添了几个士兵，围住黄郛，拿了一张纸和一管笔，要黄郛在上面签字。黄郛接过来一看，头皮发紧。文件上赫然写着："今天中国革命军与日本军队冲突，是中国革命军来抢日本的东西，来打日本人，所以冲突起来的。"

黄郛把纸和笔推开去："我不能签。"

日本兵在一边喘着粗气，嘴里骂骂咧咧。黄郛克制住心中的厌恶转过身来，抓起桌上的电话机，给蒋介石打电话，请派车到日军司令部来接他。但日军没有得到他的签字，僵持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肯放他。有一个日军班长掏出手枪，"啪"地摆在桌上，满脸杀气地威胁道："除非你不要命，要命就要签字！"

黄郛已经无心反唇相讥了，他的喃喃声在小屋里嗡嗡回响着："我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你不得这样无理。"

日军班长跺起脚，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充满仇恨的凶光："晓得你是什么东西！外交部长？我会管这么多？"

当时，正好有一个曾为国民革命军在济南地区收集情报的日本人在场，他和黄郛认识，也对这样的情景看不过去，就小声责备那个班长不要太不礼貌，那个班长马上对着他狂吠："你小子不是日本人？如果你是日本人，为什么倒帮助中国人？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日本人与中国人开战的日子，少说废话！"

黄郛气得嘴巴咧到一边："即令你杀了我，我也不能签字的。"

日本兵无奈，凶狠地叫喊了几声，坐在桌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双方继续僵持着。

在此之前，黄郛在外交部交涉署为调查实情、调停冲突，曾经派遣中国人和日本人各一人为一组的调查员，到街上去调查情况，希望能得到客观的判断。这两个人也刚好到了日军司令部。其中之一的日本调查员，一进门就如获至宝地叫嚷："刚才看见一个日本兵被中国兵杀死，你们中国人也看见的。"说着就把中国调查员拉过来，叫他当场写一个报告。中国调查员是个唯唯诺诺的人，既无心计也无骨气，支吾了半天就写起了报告。日本兵接过报告，就强迫黄郛在上面签字，并说："你不能不签字，你自己派遣的中国调查员也看见的。"

黄郛拿着报告半天不说话，看看窗外，天色已近黎明，哀叹一声，在报告上慢慢批了一个"阅"字。日本兵拿过报告，紧绷的脸顿时松弛下来，示意黄郛可以走了。黄郛走出日军司令部，看看表，已经是 4 日凌晨 5 时。自事件发生以来，他被扣留在这里已经 18 个小时之久。

黄郛竟遭此侮辱，自己都觉于情于理难容，于是在这次事件之后，便辞卸了外交部长职务，由王正廷继任。蒋对此事的解释是："膺白（黄郛号）外交办失败了，一帮老先生均不满意。"黄当即遵嘱辞职，携妻女一同到莫干山隐居。在莫干山期间，黄郛曾向好友张群略吐衷曲。他在给张群的信中说："济案所受刺激，公私两

项皆为生平未有之伤心事……实令我没齿不能忘。”

其实受尽凌辱而又始终不肯屈服的不是黄郛，而是外交特派员蔡公时。

蔡公时同黄郛一样，都是日本留学，两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日本人常有往来。所以蒋介石第二次北伐出师以前任命黄为外交部长，蔡为战地政委会外交部主任、山东特派交涉员。

蔡公时是2日晚上9时到达济南车站，并于3日上午10点到交涉公署开始办公的。12时许，听到外面枪炮声大作，随行人员颇显惊慌。蔡公时安慰大家：“此乃日兵示威，不要紧，请大家安心办事。”他自己则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对日军的非法行为提出质问，可交涉署的电话很快被日军切断了。蔡公时意识到问题严重，急作三函，一封给十王殿战地委员会张斡夫秘书转呈蒋总司令；一封给外交部长黄郛；还有一封给战地委员会主席。但他派出的外交信使，因日军的武装阻拦，上述公函一封也没有转递。下午3时许，人们吃过一点便餐后，前交涉署的旧职员就告辞回家。蔡公时把他们送到大门口，请他们明日8时到署照常办公。此时外面枪炮不绝于耳，到了晚上9时，枪声更密。蔡公时命部下各人归寝。10时半，外面忽有人叫门，传达处的人来告蔡公时，说有武装的日本兵在叫门，从门缝里看他们，其势汹汹，似寻事模样。蔡公时严令他们坚守门户，切勿放入。外面的日本兵叫不开门，就用枪托敲破墙头，二十多人一拥而入，一手持枪，一手用手电乱照，随即破窗入室。

当双方士兵冲突之初，有两个日本兵在交涉署门前中流弹身亡，日军就以此为由闯进交涉署，声称两个日本兵是由交涉署发射的枪弹所打死，要搜查枪械。蔡公时阻止他们：“我们是外交官，不带武器，没有搜查的必要。本人是交涉员，此事可由贵国领事馆约晤洽商。”

日本兵毫不理睬，声嘶力竭地喊着：“你不配讲这些，不必多说，有枪械快拿出来!”

其余职员不知蔡公时与日本人谈的什么，蔡公时就把刚才的对话译给他们听。日兵不由分说，将蔡公时等从床上拖下，强行脱下上衣，有的连裤子也被脱去，随即用枪刺、枪托乱打，然后用绳子将四人捆在一起，集中在一个房间里。

日军的指挥军官坐在中间，命令蔡公时跪下。蔡公时的双臂被反绑在背后，动弹不得，拼命大喊：“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军阀面前。”在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上跪天子，下跪父母，被人当面强迫跪下，无疑是最大的屈服与耻辱。

“你是说不愿跪下？还有你更好看的哩!”日本兵边说边将蔡公时旁边的职员张庶务拖出来，残酷地割去耳鼻，问蔡公时：“怎么样?”

蔡公时泪流不止，说：“大家没法，赴死可也。”

张庶务满脸是血，悲愤万状，破口大骂日本人。日本人朝他开了一枪。接着又同样地杀死了另一个中国人，再问：“现在怎么样？会跪下了吧?”

蔡公时仍然拒绝。15 名外交官已被依次杀害，蔡公时还是站在那里。日本兵就上来死死地按他的背部，割他的鼻子，伤他的耳朵，又用枪托将他的腿骨打断，倒在地下。他挣扎着，大骂日本军阀，并高呼："此种国耻何时可雪?"日本兵就撬开他的嘴，割去了他的舌头，最后对着他的胸口射了一排子弹。当时有一人倒在地上时，从日本兵的手电中得见诸人之形状，大半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日本兵手中拿着从枪上卸下的刺刀，还在到处乱刺，口中皆"咻咻"如鬼叫。倒在地上的那人手正好触到一把剪刀，让旁边的人将绳子剪开，三四个还活的人一齐往外跑，又被日本兵扫倒，只有一人侥幸越墙逃出。

蒋介石、冯玉祥露宿郊野，仰面寒星

逃出的是蔡公时的勤务兵，他在 4 日上午跑到总司令部来报告。总司令部的几个人就商量着赶快提抗议，宣布日军此种野蛮罪状。蒋介石就叫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先写个草稿，大家议论修改后，当天发出。这时，忽然来了一架飞机，在总司令部上空投弹，一个就投在总司令部办公室后面的池里，但没有爆炸；另一个炸弹落在宿舍后面的一个四合院的中间，一下死伤 19 人，其中有官长 2 人。这架飞机标志不明，很可能是日方的飞机，或是由日人驾驶为张宗昌作战的飞机，因为张宗昌残部还没有这种新设备和驾驶员。

日军在济南的所有暴行，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都耳闻目睹，却只是阴沉着脸，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似乎他所能做的事，只是发布撤兵令，不断派"日本通"去与日本人谈判。5 月 3 日派黄郛、陈韬，4 日改派熊式辉，5 日换成赵世暄，6 日再派王正廷、崔世杰，期冀其中能有一个为日本人赏识的外交使者，进而达成某种妥协。可日本人按自己的方针办，根本不领蒋介石的情。这些"日本通"皆遭日本人耍笑，先后碰壁而归。

到了晚上，蒋介石在一个大厅里和前敌总司令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参熊式辉，重新部署军事，定下退出济南，北伐军兵分五路渡过黄河的计划。在这个大房间里，军用地图钉满壁上，又铺满地上，由熊高参拿了各种颜色的粉笔和一大块橡皮，脱了皮鞋在地板上的地图间行走，拟定各路渡河后进兵的路线。每次画到一条线之后，在场的人从各角度加以考虑，然后更改或修正，如此弄到深夜。蒋介石要罗家伦拟一个给英美两国在济南总领事的函件，通告他们北伐军要退出济南，仅留少数维持治安部队，使济南成为一座不设防城市，此后一切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应由日本负完全责任。罗家伦问："我们就这样退出济南城吗?"

蒋介石望着地上的地图："等我把军事摆开以后，再同他们说话!"

在日本，日参谋总长于 4 日上午 10 时 10 分，向第六师团下达了电令："对中国军队的停战，必须以显扬国军威信和根绝祸因为条件。"根据参谋本部的命令，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于当日中午 12 时 11 分，向参谋总长汇报了第六师团的进军意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